光緒重修天津府志

經政二

屯田　戸口

宋

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疏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乃以承矩爲制置屯田使俾董其役自順安以東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爲稻田宋史列傳

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隄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因積

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値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

臣恕[illegible]戰亦恥於嘗試既晚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illegible]至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illegible]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宋史食貨志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其水東起滄州界距海岸黑龍港西至乾甯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甯軍西至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

餘或六尺東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蓄沈苑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尙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亙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方田之制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

水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天禧末諸州屯田
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
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宋史河渠志　按承矩興修水田意在制敵以限戎
馬之足不在屯田亦不在天津今屬然塘濼諸水
均今東西二淀之境且實爲興屯權輿故備載之

元

左翼屯田萬戶府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罷
蒙古侍衞軍從人之屯田者別以斡端別十八里
囘還漢軍及大名衞輝兩翼新附軍與前後二衞
廸東還戍士卒合併屯田設左右翼屯田萬戶府
以領之遂於大都路霸州及河間等處立屯開耕

置漢軍左右手二千戸新附軍六千戸所爲軍二千五十一名爲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

元史兵志

左右欽察衞屯田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發本衞軍一千五百一十二名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戸所及欽察屯田千戸所於淸州等處屯田英宗至治二年始分左右欽察衞以左右手屯田千戸所分屬之天歷二年創立龍翊侍衞後以隸焉爲軍左手千戸所七百五名右手千戸所四百三十七名欽察千戸所八百名爲田左手千戸所一百三十

七頃五十畝右手千戸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
欽察千戸所三百頃
左衛率府屯田　武宗至大元年六月命於大都路漷州武清縣及保定路新城縣置立屯田英宗元年以武衛與左衛率府屯田地界相離隔絶不便耕作命以兩衛屯田互更易之分置三翼屯田千戸所爲軍三千人爲田一千五百頃
營田提舉司不詳建置之始其所設立處所在大都漷州之武清縣爲戸軍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百三十五析居放良四百八十不蘭奚二百三十

二火者一百七十口獨居不蘭奚一十二口黑瓦木丁八十二名爲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

廣濟署屯田　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以崔黃口空城屯田歲澇不收遷於清滄等處後大司農等以尚珍署舊領屯夫二百名歸之既又遷濟南河間五百五十戶平灤眞定保定三路屯夫四百五十戶併入本屯爲戶共一千二百三十爲田一萬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俱同上

明

北直隸衞所原額屯田共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

畝零嘉靖中額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八頃四十六畝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零前志萬歷中額新增併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谷草一百八十七束南直隸衛所屯田共二萬七千四十四頃四畝零續文獻通考　按河間府志天津衛原額地九千二百二頃四十三畝八分零

萬歷二十五年春戸部奏覆天津巡撫萬世德題天津開田一事查山東之長山島遼東之千家莊俱係海壖曠地近因倭儆撥調軍士且耕且防不

踰年而各獲萬計又查得天津沿海一帶節該科臣戴士衡徐元正並題膠河水淡可樹嘉禾撫按設法招墾祇因適值兵荒官無餘餉民無餘力坐視因循日久竟未奏效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天津海防巡撫都御史督行各該兵備道即將各哨上環海荒田地南自靜海東至直沽永平等處并諭遠近軍民人等各自備工本盡力開種官給印照世為己業成熟三年之後方許收稅酌量地所獲花利每畝上地納穀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月項收貯專備海防餉費此外不許別項科擾如有

力大能開墾鑿池濬溝築隄建閘並隨便經理不相牽制每歲終撫臣躬親巡督上同

萬歷時朝鮮再用兵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擢汪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朝鮮事甯移撫保定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

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鎭年例可以兼貲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畧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恆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水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

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裕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明史汪應蛟傳

萬歷三十年太常卿孫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閒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明史孫瑋傳

萬歷二十九年十月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並懇召民兼種以資軍餉

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聞有近河滋潤種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一二斗臣竊以謂此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至今春始買牛制器開渠築隄一時並興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葛豆或旱稻葛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鹻立槁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變稟

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蕎豆可收四五千石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屏戸自倭警震隣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矧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見在水陸兩營尚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不過耕種四五

畝即每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田連壤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爲之築隄以防水澇每千頃各至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卽以充近鎭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

家萬世之利哉惟是地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又招徠數千家而後皆任數千頃之地必羣聚數萬之人而後皆供數十萬畝之耕如地方千里爲田五百四十頃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隄以防水澇高厚各七尺又中閒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無論北人慵惰憚於力作卽有南方善耕之人誰肯集眾裹糧百十爲羣越數千里以從難成之役其富商大賈衣輕乘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萬金之貲以勞形哉

此關地生財之說屢屢廟議而未睹成績也臣今爲計惟有用軍墾田以田分民軍能墾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有月糧而無僱值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如赴壑策無便於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彼以四千之衆勤力於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條其操畚鍤而從事於濬築所就能幾何哉臣闞天津兩衛官軍本爲防海而設後以海上無事寇騎憑陵遂調赴薊鎮防守至萬歷二十年來倭急則議留倭緩則

議調旋留旋調展轉無常臣不得已而有春秋遞
防邊海之議蓋防邊者一時之權宜防海者實祖
宗之額制也今海波固稱暫甯劻門亦時當閒暇
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
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各耕
種外每歲開渠築隄可成田數百頃一面招募邊
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資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
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仿照南方取水種
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種器具之費次
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爲世業其軍兵自

種五畝每名定收稻米一石五斗其有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聽各營中軍總哨及天津三衞官舍有率其子弟童僕願領者聽種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邊境狠烽長靜兩營官軍嘗留屯可也萬一寇警可虞復調春秋遞防可也蓋薊保兩鎮原屬一體薊鎮有警保鎮馬兵當不待調召往援矧薊門與通灣咫尺朝發夕至其在津亦何異於在薊哉至於米粟漸多可支邊鎮之年例民居漸廣可實海邑之版圖並一切

制置調度事宜容職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

盡也前志引續文獻通考

天啟時太常少卿董應舉上言保衛神京在設險

營屯遂擢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

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所司

從之乃分處遼人一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

間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

餘畝合閒田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工廩田器

牛種濬渠築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廩場圃舟車畢

具費工萬六千而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天

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明史董應舉傳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節采一疏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應蛟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

天啟初御史張慎言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興濟閒沃野萬頃可墾爲田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濬之方犁然具備可仿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甯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

宜招集津門以無家之眾墾不耕之田便詔從之

明史張愼言傳 按張陽城人河渠志載原疏云

自枝河而西靜海興濟之閒萬頃沃壤河之東尙

有鹽水沽等處爲膏腴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

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溝洫廬塘之法種植疏

滄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而不爲大抵開種之

法有五一官種謂牛種器僤具耕作傭募貲出於官

而官亦盡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種謂民願墾而無

力其牛種器具仰給於官待納稼之時官取十

四也一民種佃之有力者自認開墾若干迨開荒

熟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十一而取是也一單種即

令海防營軍種葛沽之田人耕四畝收二石稼有

行月糧故收租重也一屯種祖宗衞軍有屯田或

五十畝或百畝軍爲屯種者歲入十七於官即以

所入爲官軍歲支之用國初兵農之善制也四法

已行惟屯種則今日兵與軍分而屯僅存其名當

選各衞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如官種法行之

天啟時御史左光斗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

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
欲使旱不爲災潦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
上三因十四議奉詔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蓺
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
所在皆是種水田利也明史左光斗傳按左桐城人本集原疏云臣幼聞
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
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闕下聞取農書水利及古
人已試陳迹畧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嚮
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萬畫餅之餉催外
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符如雨而不
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
有漕運一賑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
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
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
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旱夜以思只

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
期於及額而已閒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
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
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
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豈盡無其地哉不
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
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
而民徙三年而民與地盡矣今有一道於此使上
不為魃而下不為魚相反而相為用去害而全利
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條陳上屯田水利三
因十四議惟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
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
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蒲
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
說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
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
能首百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
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脈未改而謂
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歎長與宣房之
積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

措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騷騷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揣鑿耕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日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惟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隄塘隄堰是不一用或故跡可尋或方便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泰漢之時鑿地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一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

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節即如淦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其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水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惟於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之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也不用河身支以上微其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用當議而必概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之其物宜宜粱宜菽宜蕙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値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仿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後井

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
必另設則沘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
用南人而南人甯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
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
士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
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爲
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
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
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仿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
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
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
鋤而訾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猗頓
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元
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
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令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
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
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右
雖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
無曠土無遺稅何妨勳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
而來徙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

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衡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懐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攝稽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江應蛟壟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領餉今援遼千名郎八千畝多蕪且有中言種穀不如取草者廢興由人頁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壟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宜而壟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詆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擾鉏是不然近見出闕殺兼之狀覩闕內如春臺書城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械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努較之採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由畿輔至九邊由

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積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蓄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疲於養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極始思虞文靖之言仿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尙贊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閑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闊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令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域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明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著實舉行勿狃故事勿急速效勿僤事始勿撓事

紛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
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
曉暢躬自勸相單驅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
民頻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渠道試
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
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愈多大利在
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烝漸綦糴糶轉
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清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
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見富足之效臣請受
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又按集有請
開屯學疏云臣惟寓教於養者帝王之所以治世
寓兵於農者地水之所以爲師今冈家日日養士
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
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
而猶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逸巡兩年未
敢具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
豕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論入籍屯童俱赴
天津開墾其名州縣舊墾者俱不準算而人爭趨
如流水時方春暮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
情矣臣又恐其末的復親行天津踏看我驅我理

瞭如指掌而諸屯董之且耕且助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臺雜大相闢魚蠏舉網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積積猶自可此皆前屯臣張愼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資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入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容雜主起日前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員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用既爲淸楚之田人亦爲賫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土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貝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土子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靦鬻餉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僞公行半鏹顆粟未入太倉

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百畝秋穫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天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僱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廬觀桑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五頃妖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卒般寶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眾即爲千城橫樂之儒即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人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深言耳臣賞過窮鄉小邑文學黜後徒循故事不得如額取之其寶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遣來入籍者同以搦管儲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斬焉坐者肉而跣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畢之子者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

負販之子同沾圖橋觀聽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黜亦憑文藝也學宮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月設也廉饒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傳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圓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雨番日礐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聽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田臣御史馬鳴起排實上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律門晤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幸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興而屯臣拔畝徵臣收籍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俞允結今秋滌場之局而開來春于耜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

國朝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天津總兵官藍理奏請於

天津等處開墾水田

上諭大學士等昔李光地請於直隸地方開墾水田朕以爲水田不可輕舉者蓋北方之水難於積蓄初任之官但當雨水有餘時見水之大遂以爲可種水田不知驟長之水卽濬溝引入其涸固甚易也觀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則可知矣北方水土之性迥不同於南方朕往者西巡見晉省太原以南引水自高處灌入田中甚爲得法陝西甯夏哈密等處亦皆如山西種水田此皆按地方之形隨水土之性而作者也天津沿

海斥鹵地方又非民田今藍理請開水田著交部議奏

尋戶部議准天津總兵官藍理奏直隸沿海曠地豐潤寶坻天津等處窪地可倣南方開爲水田栽稻一二年後漸成肥沃臣願召募閩中農民二百餘人開墾一萬餘畝儻可施行召募江南等處無業之民安插天津給與牛種將沿海棄地盡行開墾限年起科又臣標兵皆依前朝屯衞之制入籍力田亦可以節省兵餉從之東華錄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大學士戶部議覆據直隸巡撫趙宏燮天津總兵官藍理奏若將直隸所屬荒

田及下窪地開墾將直隸可以墾作水田之地一
概查明令其開墾江南等省軍徒人犯無多應不
分旗民南北之人有情願開墾者亦令照丁給與
如有用官員捐助牛種耕種者三年後升科如自
備牛種耕種者六年後升科其田給與開墾之人
為業該撫等將每年所墾田數查覈奏聞

上曰此事著暫存貯可令監理於天津試開水田俟冬後
再以此事奏聞

上又曰此處水田不比江南甯夏澤州等處相似大都恃
開溝以引河水今直隸河道處處俱通若開通三河縣

河亦可直抵薊州今朕欲挑濬清河此河一開於右翼
人衆大有利益也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戸部議覆直隸巡撫趙宏燮
等奏臣等遵
旨查勘原任天津總兵官藍理開墾水田一百五十頃今
天津參將藍珠料理接種但水田一百五十頃內
有窪地五十頃時被水浸不便耕種又有高地五
十頃不宜種稻止種收雜糧供給農工其可作水
田種稻者止五十頃康熙四十八年內藍珠所種
稻穀據報收二千五百餘石至高窪不等之田地

旱澇難於蓄洩所以五十頃水田不便安設官屯查此項開墾水田前經差內務府總管黑碩子侍郎穆丹等往勘據奏藍理開墾之田其洩水處淺而且狹見在田地俱被水浸應將洩水之處挑濬設閘使一百五十頃俱可耕種試種一二年果否有益令該巡撫查明具奏今一百五十頃內止種有五十頃稻田一年之內見經收穫二千五百石其餘田地並未會全種遽稱不便安設官屯難以定議應行文該巡撫照原勘黑碩子等所奏將洩水之處挑濬設閘使一百五十頃水田盡令種稻

驗明收穫多寡具奏到日再議得

旨此開墾田地著交與趙宏燮有情願耕種人民撥與耕種俱同上

藍田在府城南河渠圩岸周數十里墾田二百餘頃營田冊康熙時天津鎮總兵藍理開圍田引用海河潮水仍洩水於本河以灌田招浙閩農人數十家分課耕種每田一頃用水車四部秋收畝三四石不等及升任去奏歸之官嗣後經理無人圩埂河淤數載廢爲荒壤按藍公立水田於城南並請建海光寺延僧湘南爲住持寺外多湘南墾土故

湘南著寺志言城南開墾甚詳爾時水田分爲東
西兩圍內又各以墾種爲圈名如華家圈徐家圈
是也又地名東棚西棚者爲推水車畜馬所也公
閩人故以閩法行之然公方治田而公毋不悅恐
溝渠爲塚墓患公於是親閱郊原而塚墓無患至
今民呼城南爲藍田又按父老相傳康熙雍正間
雖藍鎮怡賢之後經理無人而城南尙有水田至
乾隆四十年間閘水蓄洩不得其時水田盡廢惟
葛沽一帶水田如故縣志
雍正三年畿輔大水

上命怡賢親王偕大學士朱軾相度濬治五年奏設水利營田府分立四局設營田觀察使等官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隷焉九年大學士朱軾河道總督劉於義奏請遣太僕卿顏琮稽覈議設觀察使二員並以憲職副使二員分轄守東西督率州縣開營修治水利叢書

賀家圍其西半即藍田也東瀕海河因橋建閘周圍築捻圍內開渠縱橫貫注共營田三十八頃九十三畝官民自營田九頃營田冊

何家圈圍地勢平坦土性滋潤天然秔稻之鄉前

明撫臣汪應蛟相度屯田以此爲首雍正五年循

照溝圍舊蹟開築營田八十三頃十六畝民開自

營田二十三頃四十畝圍南有大人莊詢據老民

當時屯田御史及屯田道廳等官駐紮於此故名

舊通志

吳家嘴圍三面臨河民開就沽道爲圍圃在津田

開稱土座雍正五年於馮家口建閘引水並設涵

洞三座分渠灌溉營田二十七頃九十二畝民開

自營田十四頃四十一畝營田冊

雙港圍本汪應蛟屯田舊地循照故蹟開築東與何家圈溝渠相通兩圍互爲蓄洩營田三十八頃二十五畝五分民間自營田三十八頃七十二畝

白塘口圍河形閘基皆汪應蛟屯田故蹟以董太僕應舉於天啟中修復之故遺制猶存委員開築即用閘基舊石添砌建造并設涵洞二座營田六十四頃六十七畝民間自營田四頃七十二畝

辛家園亦汪應蛟屯田舊地村東西各有沽河一道西河即屯田故渠東河則津人鄭圍引水種稻所開地勢平闊強潮內涌往往波及田間本與陸

種不宜委員疏濬二河各置閘一座圍內溝渠交注引新洩故留沃去鹻營田六十一頃六十二畝民間自營田五十九畝

按營田冊以上五條屬靜海縣雍正九年設天津府改縣更定幅員諸圍地畝皆歸隸天津縣

葛沽盤沽二圍畛域接聯自汪應蛟肇闢水田土人至今習知其利插蒔不絕亦能自製水車不以升挽爲苦所產稻米幾與白玉塘齊名雍正五年委員分建圍圩開渠置閘民地官荒營田五十九畝民間自營田四頃九十一畝

按營田冊此條屬滄州後更定幅員改隸天津縣

東西泥沽二圍亦汪應蛟舊屯地而董應舉令經歷趙鑑修復之距海口六十餘里河形宛在循照開築東西圍各建進水閘一座洩水涵洞各二口營田三十五頃二十七畝民間自營田六頃二十八畝俱同上

按營田册泥沽二圍屬興國富國二場後設府改縣更定幅員地隸天津縣

雍正間有徐某者自浙紹來津置買津南一帶地畝爲官軍牧馬之用於葛沽自置地一段種稻有水車之設其法用大車輪一周圍用布棚四每棚約布二三幅長五六尺風吹棚動車輪旋轉不已

而水自汲入田閒後徐某之裔南歸而此法遂絕縣志

咸豐九年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荒棄倡勸捐資在於鹹水沽營田三千五百四十畝葛沽營田七百五十畝挑溝建閘引用海河之水以資灌溉就地招集農民給資本認種相度規畫使斥鹵之區成爲沃壤營田輯要

同治二年

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修復僧親王前墾

水田添開水溝並新開稻地一千餘畝縣志

同治五年

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

旨於軍糧城大小馬廠一帶開墾稻地五百餘頃

附試墾水田條款

一開渠引水

現在開渠引用河水以資灌溉並藉宣洩此渠官為籌款開挖其地內溝洫地戶自備資本營辦大渠按年疏濬衆地戶商同辦理

一清分段落

沿渠闢地寬一百二十丈向內開地十頃爲一段內有限於地勢不及十頃者仍按畝計算或一戶獨認一段或數戶共認一段均聽民便

一交納水利

今分地十頃爲一段溝埂在內地戶於本年認地十頃先交水利銀八兩以後每年加交銀二兩五錢第二年係十兩零五錢第三年係十三兩以次遞加至第九年合銀二十八兩至第十年再加交銀二兩共成三十兩十年以後每年照三十兩之數交納永不再加此項銀兩應交庫平足色地戶

於每年立春節前先行遞呈交納聽候發給該地戶執照爲憑此照於下屆交納水利銀時繳銷再行換給新照

一查免原糧

查此項地畝間有一二已經開墾者現在議定交納水利無論官荒民荒均應一律辦理如內有有糧地畝地戶於遞呈認地時詳細報明以便豁免原糧改交水利上俱同

光緒元年試辦海上屯田先是總督李鴻章以津沽一帶地多斥鹵空闊百餘里曠廢不耕棄爲沮

御命統領防軍提督周盛傳試辦屯墾盛傳於建
築新城之暇試墾萬畝穫稻數千石因議於鹹水
沽建閘增挑引河導之東下以墾新城附近之田
於南運河建閘別闢減河分溜下注以滌積鹵大
墾海河南岸之田鹹水沽之工先成屯基在天津
迤東新城迤西葛沽鹹水沽迤南先由鹹水沽西
面海河口接挑引河一道導流南下二十里至新
設鎮曰新農鎮遶折而東直挑至大沽鎮之西沽
計長七十餘里復入海河出口入海再由新農鎮
西挑三十里至長劉莊共計大河一百二十里河

面寬十三丈夾河兩面爲防軍屯營十八座營外另有小營莊房新墾田畝新濬溝洫汊河小橋涵洞縱橫條貫其中計營田十三萬六千五百餘畝周圍挖有界溝並築長隄與民地劃隔檔案

附周盛傳議復津東水利稟竊盛傳前奉中堂照飭以津沽一帶地多斥鹵旱苗以鹻而槁水田自較合宜屯田一深合古法前人及近日條陳多建此策飭盛傳等察酌情形次第妥籌試辦以盡地利而裨防務盛傳自從事新城往來津靜南窪之交見海河兩岸空廓百餘里地廢不耕棄爲沮洳竊嘗咨嗟太息以爲海潮一日兩至天然穿引溉田之資而土人不知借引深爲可惜及奉飭查看復逐處留心履勘訊問鄉農博訪昔人成法畧識厯次興修之緒兼究後來致廢之由請畧爲中堂陳之海上營田之議自虞文靖集始發其端至徐氏貞明而大暢其旨元脫脫丞相明左忠毅公皆嘗試辦著有成

效萬歷中汪司農應蛟遂建開屯助餉之議並水利海防爲一事與今日情勢畧有同者當日以津營駐防兵丁規試於葛沽白塘二處後逐年增墾開成十圍設閘穿渠悉用海河淡水所墾實在頃數津志已無可考圍河形址亦多不可辨識然仰窺當日創撫之難亦可謂苦心經營不辭辛瘁矣康熙年間藍軍門理爲津鎮倡與水田二百餘頃皆在城南就近處所海河上游至今海光寺南猶有蒔稻者雍正年間怡賢親王修復閘座引河多循汪公舊蹟乾隆十年及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修治水利案內疊次從事疏濬而稻田迄未覩成僅葛沽一帶民習其利自知引澱種稻至今不絕稼穡查津東南一帶斥鹵之區非惟旱穀苦鹻即前人鋭意與治水利亦旋修旋廢爲時不久其故蓋緣引水河溝規制太窄海濱土質鬆懈一遇暴雨橫潦淨沙鬆土併流入溝惰農不加挑挖不數年而淤爲平地此溝逾所以易廢也南方置閘祇須嵌用灰石鋪砌年固海上硝土過水則滷非用三合土錘鍊鍍底丈餘不足以禦衛鹽閘板須置兩層則水不能過泥亦易撈前人建閘或亦未盡如法

潮汐上下坍刷日久必致傾圯墊淤此閘洞所以
易廢也熟揣歷年興廢之故因思目前變易之方
雖工費較鉅創始為難以現在情勢度之海沽
已成垂地防軍非可遽撤水災積患仍歲不息若
任其土曠民散不思徹桑未雨補救將來非我中
堂永奠海疆規利百世之意也盛傳竊嘗就海河
南岸畧加測步除去極東濱海下梢由鹹水沽至
高家嶺延長約百里廣十里計算可耕之田已不
下五十餘萬畝就中疏河開溝厚築隄埂畧仿南
人圩田辦法廣置石閘涸洞就上游節節引水放
下以時啟閉宜洩田中積鹵常有甜水沖刷自可
滌除淨畫漸變為膏腴惟屯田開河土工最鉅即
以百里計方不下千萬卑部有衆萬人力役之勞
義應借作其建閘蓋房買牛置器在在需款如中
堂以為可行擬請倭試辦有效奏定指項陸續抽
撥期以五年功效當可大著至田熟之後募人領
種或富民認墾或流民來歸兼募南人為之倡
導則須因時立制設往招徠激勸經理得人安置
妥善似不慮有耕地無耕民也　又周盛傳詳陳
津東水利並擬開海運各處引河由營試辦屯墾

稟竊盛傳前將本年拔隊詣新城擬量移營基開挑引河各情形面稟回防後據量地委員同稱自歲內攜帶水平尺長竿由運河沿起順新閘大道左近節節較量計馬廠高於新城四丈七尺五寸盛傳復親行逐段履勘見夫津靜之交俗所稱南窪水鄉今年悉已涸出而彌望荒廢百里內外盡為石田益憱然於土曠民稀非所以衛津轄而屯政與海防相為表裏誠不可以一日緩矣查海河引潮灌田用淡水刷鹻去年城工之暇試墾萬畝雖佈種不多穫稻不下數千成效已有可觀竊嘗咨考舊聞相度形勢以為欲溉新城附近之田非在鹹水沽建閘增挑引河導之東下以資溉灌不可欲大墾海河南岸之荒非由南運建閘另闢減河分溜下往以滌積鹵不可蓋水勢太平則游波寬緩沖邊之力亦微惟自高趨下勢若建瓴引溜之勢捷故刷鹻之力猛乃能去鹻留淤漸成沃壤此水土之性固然而南運河會漳河濁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鹻而成腴矣惟前人屢議添開減河皆於靜海所屬權家口其意在多一支流殺伏秋盛漲保運隄使無潰決而已此次

盛傳愚見則擬馬廠之北唐官屯之南遥傍新墊大道裁直河形徑引而東於河頭建立大閘以時啟閉再於下流分灌處所節節建閘東水以取衡力而免停淤似於昔賢成議稍有不同所以然者前人祗議分流以疏水患故必就迤北窪下之地施工使用力省而銷路暢盛傳兼欲引甜以興水利故不妨就迤南平衍之地閉浚使河槽高於低窪水小則便引澱即遇積浚暴漲就中塘窪暑一挑濬使自行入海亦不難疏銷萬一海潮泛溢即於二十里外逕築攔潮土壩亦可抵禦此盛傳兩年來往還津靜相度已審之情形以為欲興水田非得海河運河兩水縱橫貫注遏滌澄清不能大著成效者也至減河宜閘而不宜壩則沈聯芳邦畿水利條議中分斷言之河身宜直而不宜曲則潘季馴逢灣取直遇潰切沙之說確鑿不爽盛傳覆察至再竊以歷年津靜積苦水災南糧多歸海運似無事蓄水送漕引河之開暑無窒礙其波水留軸等窪即可因勢相制圈為圩田永除巨浸為利更非淺鮮惟平地生閘一河延長百餘里即以寬八丈計之土方不下五六百萬工役煩鉅卑運

月半後拔至新城擬先將鹹水沽下引河先行挑挖達於新城外河分注各溝寬約五丈深約丈餘拉長四十餘里每營攤作二里許約須五十餘日竣工又附城營壘上年倉猝佈棻但取便於做工逼城而勢局促現在拓地漸南就耕不便擬於距城十餘里貼新道小站旁擇定空廓大營基一所現派弁分投撥運磚木料物擬到新城後即奉諸將踹定地址分築牆壘營房星碁聯佈與新城遙連一片以張遠勢新開引河甜水縈繞於旁設立行營買賣街以便約束將來春去秋還歲以爲常即爲久駐之基期於一勞永逸計各項佈置就緒亦約近一月加以展拓新墾糞洽已成熟田一切土工眉出南運引河本年似無餘力興辦若夏秋騰挪有暇或可在下游再行試挑一段以後分年帶挑不求速成幸而防軍無他更調或可因端竟委以竟全功此區區愚慮不得不先事陳明以求裁定於中堂者也歷考畿省河道水利所以屢興輒歷其難約有數端一在經費國帑豈能數頒民捐亦難久繼則籌款難也一在人工僱之於官則計方授値爲浮過多派之於民則閭左爲虛其勢

易攝則集眾難也一在土質浮鬆積潦所趨泥沙
隨之而下大汛甫過河身因而墊淤則抉壅去滯
難也一在風水牽制本河道應行之地患民以傷
損填脈妄肆阻撓勢家以吝惜田廬騰爲浮議致
美利隳於一且大計阻於片言者何可勝道則力
排眾戢以求濟事之尤難也盛傳以爲四者雖難
而尤難於久任前明徐倘實貞明汪司農應蛟皆
以任事未久罷去致抱志而不克竟行今鬼軍以
防海之暇試行屯墾藉勇力以代役夫人工之難
旣可徐辦至士鬆沙淤一節尙有逆制補救之法
若挑河悉用坦坡即少崩陷沙土不推河干可免
墊壅至水行以瀦緩而沙停直捷則沙隨水去亦
少積淤今河形旣取直徑再於開之啟閘覬水以高
下審定章程更定爲水涸時挑取開旁浮泥以引
溜則泥沙之患亦鮮矣惟經費一節現庫款旣艱
餉源亦絀再四籌維計惟於卑軍下年米價銀內
先請挪濟除置辦農器耕牛修開料物各件業於
上年先行墊辦外此後工料動輒需款擬請札飭
揚州糧臺分局銀錢所賜將卑軍來年米價酌提
數成於二三月內分批撥解俾得通融挪辦俟秋

收有穫郎將籽粒分年抵還仍搭購南米軍士可
無之食每歲提前借給均於頭年二三月解津俾
得逐漸經理設法招徠地闢民聚或收功於數年
後耳至風水牽制一節海岸漫衍寥闊本無風水
可言愚民自私其土恐亦不免卑部擬挑南運引
河如蒙批准興工擬請中堂先行奏明立案預杜
浮言此次所開鹹水沽引河約有民田二里許計
段落將來丈清折價以後擬懇俯賜撥發以順輿
情而示體恤或亦破除羣疑之一道乎　原批據
稟測量新域地甚低於馬廠四丈七尺有奇欲溉
附近之田非在鹹水沽建閘增挑引河導之東灌
不可如大壑海河南岸之田非由南運建閘另開
誠河分溜滌鹵不可規畫甚為遠大惟擬就唐官
屯之南新勢大道之旁裁直河形河身太直運河
盛漲下往時恐非逐節建閘所能東往且遇積潦
暴發若就中塘窪晷擠疏銷入海似彼處距海倘
遠東南聞有墊砂隆起堅結異常倉猝挑通亦頗
不易宜再察奪利病詳加審慎為要該箪望後拔
至新城先挑鹹水沽引河並分築牆壘營房展拓
新舊營田布置稍定夏秋再由下游試挑南運減

河一段飭節而上以後分年帶挑仰即次第妥細籌辦繪呈圖說查核候行天津吳道暇時前往該處會同覆勘定議畿輔水利不興民物日益凋敝海防亦難周密四難之說極為中肯誠以該軍試行屯墾經費工力較省久而勿懈可底於成貲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但一切作用務須博訪周諮謀定後動善始者尤貴善終庶可經久不廢現擬南運引河一路俱係荒地閒田墳廬較少若有墳廬當與安商遷徙酌給遷費

咸豐九年忠親王僧格林沁於鹹水沽葛沽一帶營田四千餘畝旋以軍務中輟同治十三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

旨與辦水利飭令提督周盛傳於新城以南開墾荒地穿渠建閘引淡刷鹻共營田十三萬六千餘畝所

有歷年建造橋閘附載於後

東橋西橋新城南三里　西河第二橋在新城南門外名永康橋　東濟閘在新城東南隅　分源閘在新城西北隅均同治十三年建　宣洩閘在新農鎮北十里光緒元年建本獨孔五年改建三孔　新農橋在新農鎮一名肥興閘光緒元年建

問津橋在新農鎮北二十里光緒元年建本木橋三年改建三孔鐵柱橋　安東橋在新城東二十四里　南開閘安東橋西十五里均光緒二年建　富民閘觀稼橋西八里光緒二年建七年因

河濬益寬改建五孔　中塘窪雙閘富民閘西此
閘為放淤刷鹻之用光緒二年建　觀稼橋在新
農鎮西光緒二年建七年因河濬益寬改建七孔
鐵柱橋　東流閘新城南六里　履豐第二橋履
豐橋南八里　來甘閘在安東橋東均光緒三年
建　履豐橋新豐鎮東十二里光緒三年建七年
因河濬益寬改建石柱七孔大橋　匯濟閘富民
閘東八里光緒三年建　濬源閘鹹水沽東六里
利農雙閘里至與濬源閘同　濟農雙閘新農
鎮北十里均光緒四年建　東匯新閘　西匯新

閘均在新農鎮　通濟雙閘閘津橋南十里均光緒四年建　豐濟閘在東大姑光緒五年建　匯流閘在新城東門外光緒六年建（以上橋閘皆盛軍捐撥欠餉及節省公費建造）朝宗橋富民閘西二十八里　惠豐橋達字站南六里　開成橋惠豐橋西十八里　濟運閘開成橋西十里　宣九橋濟運橋西八里即靳官屯大閘（以上橋閘均光緒六年直隸總督飭盛軍建造領款報銷　俱同上）

戶口

漁陽郡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六（前漢書）

勃海郡戶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同上　按畿輔通志謂西漢戶口元始二年最盛故地理志舉以爲數

漁陽郡戶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後漢書

勃海郡戶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口一百一十萬六千五百同上　按畿輔通志謂後漢戶口莫盛於永壽三年郡國志所載即是年數

燕國戶二萬九千勃海郡戶四萬章武國戶一萬三千晉書　按畿輔通志謂地理志所載蓋西晉太康元年極盛時數

漁陽郡戶六千九百八十四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魏書

渤海郡戶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一口一十四萬四百八十二

浮陽郡戶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口九萬八千四百五十八俱同上　按畿輔通志後魏戶口正光以前倍於晉之太康作史時已不可考惟錄東魏武定之世爲志

涿郡戶八萬四千五十九河間郡戶三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三隋書　按畿輔通志隋戶口以大業五年爲盛隋地理志所載蓋是年之數

幽州戶六萬七千二百四十三口三十七萬一千三百一十三 唐書

滄州戶十二萬四千二十四口十二萬五千七百五 同上地理志 按畿輔通志唐戶口莫盛於開元天寶蓋以開元二十八年戶部籍爲正者也景州置於開元以後故志中無戶口又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俱有開元戶數與此互異蓋二書據一年故也

滄州崇甯戶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八清州崇甯戶六千六百一十九口一萬二千七十八 宋史 按畿輔通志宋戶口莫盛於崇甯故宋史取以爲志其燕山府崇甯時尚屬遼故無戶口

大興府戶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滄州戶一十萬四千七百七十四清州戶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五金史 按畿輔通志云今直隸之屬金者兼遼宋故地戶數合遼宋而倍之雖漢唐極盛之數不是及矣

大都路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元史 按畿輔通志謂此用至元七年抄籍數為正

明編戶武清縣戶二十八里二百一十戶為一里青縣戶六里靜海縣戶一十五里滄州戶二十七里南皮縣戶九里鹽山縣戶二十三里慶雲縣戶一十一里

前志

國朝

天津府

雍正十二年府屬人丁三萬三千三百一丁行差人丁三萬一千六百一十一丁舊通志

府屬七州縣原額人丁六萬一百七十八丁實在行差人丁三萬二千一百九十一丁賦役全書

光緒九年府屬七州縣共戶四十萬零七千六百二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司册

天津縣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二千九百五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二千四百九十七丁除老亡故絕人丁十七丁長成人丁三十六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二千五百十六丁俱同上
原額上中下三等九則人丁六千四十一丁內屢經編審除老弱逃亡人丁三千二百七十三丁行差九則人丁二千七百六十九丁下上則四十五丁又額外人丁一百丁賦役全書
順治十八年至雍正四年編審及康熙四十六年歸併鑾儀衛人丁共收一千五十三丁內除補剩免賦人丁二百一十二丁康熙五十五年

恩詔盛世滋生永免加賦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五年丙年編審共除人丁七百六十一丁縣志

雍正九年編審實在行差人丁二千九百四十六丁因直屬窮民寸土全無偏有丁銀田連阡陌丁銀獨少苦樂不均經總督李衛題定援照浙江等省之例以雍正二年爲始攤入地糧內徵收

乾隆二年舊管雍正九年編審人丁九則併淸出下下則人人丁共二千一百四丁內上上則人丁三十八丁上中則人丁四丁中上則人丁四丁中中則人丁五十四丁中下則人丁九十四丁下上則人丁三百三

十一丁下中則人丁七百一十九丁下下則人丁
八百五十丁鑾儀衛武清縣歸衛下下則人丁二
十丁滄州歸併人丁二丁靜海縣歸併人丁一以
百四十一丁武清縣歸併人丁二百三十丁

上共人丁二千一百四丁

鑾儀衛併滄州靜海武清三邑共三百九十三丁

二共人丁二千四百九十七丁上俱同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十二萬七千五百零六口五
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六屯戶五丁二十七竈戶
二百二十二口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九檔案

青縣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五百二十一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一千六百五十八丁除老亡故絕人丁八十二丁撥歸滄州人丁二十五丁長成人丁八十二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一千六百三十三丁俱同上

原額下三則折下下人丁五千七百八十五丁每丁征銀四錢二分共征銀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內除節年編審老弱逃亡故絕人丁五千三百二十丁投充人丁四十九丁外優免人丁一百丁順治十四年奉文內除鄉紳舉貢生員本身丁四十丁照例優免外撤出供丁六十丁每丁征銀四

錢二分共征銀二十五兩二錢另征解部實剩下

下人丁四百一十六丁縣志

順治十四年新增人丁二十丁十八年奉部退出

旗太監邵二兄弟高孟林高賞人丁二丁康熙二

年奉文清出人丁十四丁自十年起至五十年共

新增人丁一百零六丁五分又自康熙五十五年

至乾隆三十六年止共編審出滋生共七百五十

八丁內除雍正九年歸併滄州三十八丁外均欽

奉

恩詔永不加賦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嗣後五年一次編審人丁著永停止
實在並新增退回共下下人丁一千一百七十八
丁五分內除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各
丁永不加賦外下剩人丁五百二十丁五分每丁
征銀四錢二分共征銀二百一十八兩六錢一分
遇閏加增銀十六兩四錢六分二釐七毫四絲八
忽因直屬窮民寸土全無偏有丁銀田連阡陌丁
銀獨少苦樂不均蒙前制府李題定援照江浙等
省之例以雍正二年爲始攤入地糧內徵收

嘉慶七年編查民戶六萬零六十二戶內　男大口十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　小口三萬五百九十八口　女大口十萬六百六十七口　小口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九口俱同上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五口三十一萬零九屯戶七口四十九竈戶三十三口九百六十六檔案

靜海縣

賦役全書原額人下九百六十九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一千一百四十三丁除老

亡故絕人丁六十五丁 長成人丁六十五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一千二百四十三丁俱同上

縣屬九萬九百二十五戶　男大口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七名　小口六萬四百七十五名　女大口六萬五千六百七十二名　小口四萬六百八十一名共男女大小口二十四萬七百九十五名縣志

屯丁五戶男婦大小二十七口同上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九萬一千一百七十五口二

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九屯戶五口二十七（檔案）

滄州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二千七百五十八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三千三百九十一丁（除老亡故絕人丁五百四十丁撥歸鹽山縣人丁二百一十九丁長成人丁五百五十一丁併入青縣歸併人丁二十五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三千二百零八丁（俱同上）

戶口丁徭

原額人丁上中下三等九則並流寓人丁共折下

下人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八丁屢經編審除去

老亡故絶投充優免等項外自順治十年至雍正九年編審新增並贖同投充實在折下下人丁二千七百五十八丁每丁徵銀四錢九分一釐共徵銀一千三百五十四兩一錢七分八釐遇閏每丁徵閏月銀二分五釐五毫五絲一忽一微二纖四沙二渺九漠共徵閏月銀七十兩四錢七分嗣因直屬窮民寸土全無偏有丁銀田連阡陌丁銀獨少苦樂不均蒙前任總督李衛題定援照江浙等省之例以雍正二年爲始攤入地糧銀內徵收州志

守禦所歸併滄州實在行差人丁一百四十三丁

每丁徵銀二錢五分共徵銀三十五兩七錢五分
順治十四年奉文優免一十六丁撤出全徵每丁
徵銀二錢五分共徵銀四兩解部
康熙五年至六十年編審新增內除免賦二丁實
在人丁十二丁每丁徵銀二錢五分共徵銀三兩
天津州歸併　雍正九年編審人丁三百九十七
丁徵銀不等共徵銀九十一兩八錢
靑縣歸併雍正九年編審人丁六十七丁徵銀不
等共徵銀二十兩六錢六分
以上歸併撤免實在行差人丁六百三十五丁共

徵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一分以雍正二年爲始

攤入地糧銀內徵收

匠價銀一十七兩一錢亦於雍正二年爲始攤入

地糧銀內徵收

乾隆元年分　滄州舊縣鎭改歸鹽山開除人丁

二百八十二丁

編審實增補剩免賦餘丁三十丁

新添靑四里二十五丁

新收孝一等里除項補外實剩人丁一十一丁

乾隆六年分　編審實增補剩免賦餘丁十七丁

俱同
上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八萬二千三百九十七口四十九萬零一百六竈戶一百八十七口一萬二千六百一十八檔案

南皮縣

明初立九等門則南皮無上三門從中上起則中上又係占役空門止五則行差萬歷二十四年知縣李正華審編時見陞擦多弊徭役不均詳請革除門則一概俱下下行差審得戶口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七丁內民戶九千六百七十八丁竈戶二千八百六十九丁自兵荒

逃絕開除外至

國朝屢經審編實在行差戶口六千二百九十丁內民戶四千二百九十一丁優免今制一百五十二丁竈戶一千八百四十七丁縣志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五千五百四十七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六千六百四十四丁除老亡故絕人丁二百五十五丁長成人丁二百三十二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六千六百二十一丁俱同上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一口十四萬八千一百零三檔案

鹽山縣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六千一百九十三丁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丁

除老亡故絕人丁一百八十丁、入滄州歸併人丁二百九十丁　長成人丁一百八十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九丁俱同上

縣屬二十九鋪共計六百二十三村莊內二萬四千五百六十戸共男女大小十五萬九千三百零五名口縣志

康熙四年編審審定現在下下民竈丁一萬六百

八十七丁內行差民丁六千二百四十丁每丁徵
銀二錢六分五釐遇閏加徵一百三十五兩四錢
零掣免民丁二百六十七丁每丁徵銀同上遇閏
不加行差竈丁三千九百九十七丁每丁徵銀一
分五釐掣免竈丁一百八十三丁每丁徵銀同上
俱遇閏不加雜項匠價銀一十四兩四錢
乾隆二年編審審定人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丁並優免人丁四百五十丁外實在民竈人丁共
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二丁原額民丁六千九百五
十丁歸併舊縣里民丁二百一十九丁原額竈丁

四千五百三十丁歸併舊縣里竈丁二十三丁以
上民丁每丁徵銀二錢六分五釐竈丁每丁徵銀
一分五釐共徵銀一千九百六十八兩八分自雍
正二年攤入地畝徵收
案康熙五十二年欽奉
恩詔嗣後編審所增人丁止將實數奏聞其徵收辦糧但
據五十年丁册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雍
正元年奉
旨直隸丁銀照依浙江等省之例於雍正二年攤入地畝
糧內徵收每地銀一兩均攤丁銀二錢七釐零俱同

上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三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口二十六萬六千四百一十一 檔案

慶雲縣

賦役全書原額人丁五千七百六十六丁 前志

雍正九年編審原額人丁五千九百六十五丁 除老亡故絕人丁三百五十六丁長成人丁三百五十六丁

乾隆元年編審實在人丁五千九百六十五丁 俱同上

戶口溯自

國朝順治初原額上中下三等九則實折下下則人丁七千七百三十七內除前逃亡故絕者二千三百二十九起順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十年淸出丁三百六十順治十四年撤出優免供丁一百八十四十五年又撤出吏承丁十三實編丁五千九百六十五計丁徵銀三錢五分四釐七毫有奇凡徵銀二千一百十六兩二分四釐歲閏則加徵銀一百六十兩八錢七分六釐其匠價銀九兩不加閏

迨康熙五十二年

詔許州縣實徵咸以五十年丁册爲定於是自五十五年

至乾隆三十六年增丁二百三十九永不加賦其後雍正元年直隸巡撫李維鈞請以丁匠銀攤入田賦同徵乾隆三十七年復

詔停五年編審之例茲遞核至嘉慶十三年民戶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丁口六萬五千一百四十一縣志

光緒二十一年民戶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口二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六竈戶二百八十八口四千七百二十三檔案

附天津衛官籍

舊志稱天津向只七姓明永樂間設衛築城調有

官軍二籍戶口漸繁今軍籍年遠無考官籍見於衛志者爲錄存之以附數典不忘之義縣志

賀興隆長沙人　倪保兒全椒人　費勝嘉興人　秦郎三河人　紀浩和州人　姚興徐州人　陸顯宗崑山人　顧旺江都人　呼德孝感人　趙金徐州人　婁不顏山後人　張能鳳陽人　龐通前青州人　佟原　藺馨顏榆人　毋文滁州人　朱真先太康人　賈二當塗人　陳聚遵化人　李太曹縣人　高雙頭上元人　亢大新城人　張玉遷安人　黃同臨淮人　王怪兒齊東人　胡進江夏人　杜志誠大同人　公來住山後人　殷成合肥人　兒覓邳州人　李龍溧水人　楊嵩壽州人　楊彝應城人　黃得貴合肥人　李信大興人　劉

隆合肥人楊關合肥人陳頁合肥人蔣旺江都人呂昇定遠人
金新二無錫人孟用蕭縣人李存兒三河人張二豐潤人祝
王鄞縣人張林山後人吳志長沙人陳福滁州人張日招溧水
人王八山後人袁興鳳陽人滁祥武昌人張通開封人楊關
無為州人李茂兗州府人周得吳泰州人彭黑倪晉州人靳旺當塗
人張奉太峪人張勝濱州人雷榮渭南人鄒成無錫人李青
河內人何富四無為州人許成太和人吳銘武昌人王實華亭
張興懷遠人潘太江都人唐翰江陵人張保全宛平人裴敬
歸德人周十三含山人凌善安吉人曾思義應城人李黑廝
徐州人楊益黃縣人王原吉壽州人劉郎遷安人盧狗子懷遠

人陳林太康人安馬丹迤北人張計哥無爲州人孫林昌樂人
劉忠定遠人馮貴六安州人孫成泗州人張林上蔡人楊泰祥符
人王人全椒人陳興金華人李賢宿松人陳一青當塗人夏
彥成昌平人劉信宛平人樂義山後人孫符潁上人羅鑑沐陽
人李泰南陽人羅士敖黃巖人楊青滋陽人林仲先黃巖人
吳野極通州人林雄湘山人蕭華臨湘人王勝樂亭人管榮
涇縣人杜羿臨江人高興滑縣人張福臨淮人侯玉宛平人黃
興諸暨人姚富武陵人沈德常興人涂禎黃岡人徐三保江都
人時興海州人張從道郟縣人張大應山人詹夾保江夏人
王瑄陽武人蕭成固安人黎旺定遠人趙天祐博野人丁貴

開封人陳義蕭縣人劉海霍邱人柳順黃縣人何得海合肥人
耿秀灤州人會士儀徵人王得富滁州人張俊興平人范旺
徐州人楊受蘇州人劉小一儀徵人祝周驢登州人張進
楊忠黃巖人趙福登州人江老兒益都人賈川兒和州人
王福曲阜人倪成定遠人鮑成平度人陳千四泰州人王洪
開封人只朵罕河津人賈鎮揚州人李咬兒登州人趙德全
江都人梁神保六合人王疙疸永平人張玹當塗人張興濮州
人張彬江都人馬俊平度人邊勝館陶人呂受大冶人劉六
兒平度人陳新固始人奚得成壽州人王童僧平度人夏小
六當塗人小張山陽人高荒兒西原人張福宿州人羅祐沙縣

人歸復歸安人宋必賢江夏人楊法茂合肥人田芳費縣人陸芳合肥人王維缺殷藤缺沙銘缺王二保江都人倪賢和州人何四定遠人楊春舒城人李保山陽人薛貴江都人戎誘滁州人顧臣儀徵人褚興興化人陳德合肥人韓清交河人張家兒宛平人梅滿兒武進人趙雲寶坻人徐騰卽墨人夏銘仁和人汪得壽州人黃雙二龍泉人陳潤泰州人李成祥符人許義泰州人梁架新安人白永合肥人吳成合肥人鄭漢文登人呂仲信永清人周興兒南陽人郭福江都人劉成江都人王安邳州人李斌金谿人穆旺泰州人王眞臨淮人趙乞住臨淮人陳恩滁州人陳丹長樂人李清潁上人李成蘄水戌

人郭福合肥人張海盱眙人劉紀武進人尹成山陽人張宣

六安州人潘震貴州人齊聚博興人李讓宛平人馬復能壽光人

高閑驢貴州人楊政瀏陽人王諒山後人張興蒙城人湯和

衡山人關銳仁和人許忠祥符人陳艮蒙城人李雲高郵人曹

鈺句容人周成山陽人會一壽龍泉人譚成益都人朱真宿州

人王艾金華人劉興澧州人蕭德興甯人高把都通州人張

鑑蒙城人王名五海鹽人王勇諸城人袁剛滁州人趙敬朝邑

人楊勇盱眙人張辰永州人陳大艮句容人張得兒歸德

侯鼎江都人伯福豐州人康隆龍泉人王三保含山人周臣

滁州人劉輔溧州人王產濬縣人劉昱龍泉人翟慶河內人沈

釗高郵人 王逵蕭山人 章昂江陰人 李艮長洲人 姚清錢塘人
梁洪大興人 耿福武定人 梅勇合肥人 陳九成滁州人 張淮全椒人 陳璉桐城人 來茂棲霞人 徐俊懷遠人 姜洪即墨人 鞠成文登人 王亮即墨人 徐璋膠州人 余思江夏人 王著沛縣人
劉鉞江都人 繼武即墨人 周祿缺 林缺 馮佐清豐人 劉勳南海人 許頤六安人 張隆武進人 邵資壽光人 史推鄒縣人 樊英岳陽人 陳騰蕪湖人 袁賓蒙城人 宋俊蓬萊人 尹鈺蕭縣人
劉英缺 張臣合肥人 馬文缺 倪玘全椒人 陳缺 謝賢福甯人 卧缺 戴成即墨人 白缺 譚欽合肥人 馮廣全椒人 朱斌合肥人 王廷言招遠人 湯計宗缺 王欒缺

卷二十八終